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四十二回 反掌雷毛奔被擒 誣神書南極破陣

卻說東方朔救了白猿回來，並將神書呈上，南極子查看，尚欠破陣送神一卷。東方朔道：「既然此書未完，待打聽明白，貧道再去取來。」不表營商議之事，且說毛奔飲罷，與金子陵辭駕回營，轉歸後帳。舉目一看，不見了二卷神書，嚇得毛奔魂飛天外，滴酒全無。對金子陵道：「失了此書，怎麼回見師尊。」金子陵道：「軍營嚴密，雖飛禽亦難飛入，豈有偷盜之人？」正在猜疑之間，忽見眾軍校跪下道：「啟報國師，木籠白猿不知怎麼走了，小人們轉來領罪。」毛奔大怒道：「都是這班狗頭，不用心看守。」金子陵道：「不關眾兵之事，想必白猿變化出來，偷了神書去了。」毛奔默默無語。金子陵道：「你們這些奴才，權寄你頭在頸上去罷。」眾兵叩首而去，毛奔道：「這可怎麼樣？神書也失了，白猿也走了，勞而無功，到底是哪個大膽進營來了？」金子陵道：「我們再算算，看是何人至此？」忙拿了三個金錢，走到案前，才要占算一卦，只見有幾行字跡。金子陵道：「桌上是誰寫的字？」毛奔上前，將燈別亮，二人一齊仔細觀看，毛奔道：「不好了，原來這老賊進營。」金子陵便問：「是哪個老賊？」毛奔道：「是度朔山東方朔。他本是海外散仙，不服三清教管束的。他在山中修煉多年，神通廣大，善曉陰陽，今神書卻被他偷去，我豈肯就罷了。」言論之間，不覺天已明亮。金子陵請始皇升帳，金子陵歸班，毛奔上帳參見，就把東方朔竊書，放走白猿之事說了一遍：「貧道辭駕，往臨淄討戰，定要與東方朔見個高低。」始皇道：「真人臨陣，孤家等候佳音。」毛奔忿然下帳，提杖騎鹿，來至臨淄高橋，高聲大呼：「城上軍士聽真，快叫賊子東方朔出來納命。」兵士聞聽，稟報蘆棚。東方朔聞言，大怒道：「這毛奔有多大本領，怎麼提名道姓，說此大言。諒他螢火之光，敢與日月爭明。」

言罷，翻身離座，口稱「老祖，貧道不才，情願出陣，除此一夫。」南極大喜，吩咐王禪：「你與東方朔道友掠陣，拿我龍須扇，附耳過來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王禪領命，與東方朔下了蘆棚。他也不帶人馬，走出城，王禪跟尾掠陣，早至戰場。

毛奔只見一位道人，面如滿月，目似朗星，頭帶逍遙巾，身穿鶴氅衣，手提茶條杖，步走如飛。毛奔一見，大喝：「道者慢來，可通名受死。」東方朔止步，抬頭看見一位玄門，跨鹿扶杖，滿面凶氣。用杖一指道：「來者莫非五雷真人毛奔麼？你既在名山修道，豈不知度朔山東方朔麼？」毛奔喝道：「好好賊，你不在度朔山自在逍遙，也來到臨淄自尋煩惱。盜了我的神書，送還與我，鹿前叩頭陪罪，萬事皆休，若少遲延，只教你不能生全。」東方朔聞言，嘿嘿冷笑道：「好野道，怎麼發此狂言。」說罷，雙手舉棍照頭就打。毛奔用手巾杖架相迎，步鹿盤桓，各顯神通。死命相鬥，戰了二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那王禪在旁掠陣，忍耐不住，催鹿舉杖，上前夾攻。毛奔難以招架，虛打一杖，往下敗走。王禪、東方朔緊緊追趕。毛奔回頭，見二人追將下來，心中暗喜，抬腳壓杖，旋回梅花鹿，兩手一放，一聲響亮，兩個掌心雷，回頭打將下來。

東方朔一見，正在用法破他。那王禪原受過南極的囑咐，預先準備，聽見雷聲，就用龍須扇對準一扇。那掌心雷回頭，轉望毛奔打來。毛奔坐不住腳力，就跌下鹿來，仰面朝天。東方朔疾趕上去，抓住絲條，提將起來，回頭就跑。王禪在後跟來，一齊進城。來至蘆棚，南極、白猿等看見擒了毛奔，喜之不盡。都與東方朔慰勞已畢，南極子道：「不可放手，將出家人捆仙繩拿來。」白猿道：「他捆了我一繩，如今我又將他的繩捆住了。」忙接過仙繩來，橫七直八，將毛奔捆住。南極大喝：「毛奔你不在高山養性，為何擅自逞強，擺這五雷神兵陣，與孫臏為仇，是何原故？」毛奔聞言，口尊「祖師在上，弟子下山，原非已意。只因孫臏暗擺八門金鎖陣，大敗子陵。海潮大怒，差遣弟子下山。弟子臨陣，善勸孫臏歸山，奈孫臏反面無情，連打弟子幾拐，一怒之間，才擺此陣。懇乞老祖厚情寬恕，感恩不淺。」南極道：「你如今被擒，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看海潮面上，不難為你。你也看我面，撤了此陣，放孫臏出來，我出家人與你講和，你心中願意否？」毛奔道：「老師在上，此陣弟子只會擺，不會撤。」南極道：「你把那神書拿了出來，等我出家人送神撤陣。」毛奔道：「弟子只有兩本，被東方朔偷了，哪裡還有神書。」南極笑道：「果然無有麼？」毛奔道：「真是無有。」南極大怒道：「好老道，汝仗著海潮之勢，膽大欺心，不遵拘喚，罪之一也。謀害掌教，罪之二也。」毛奔道：「弟子並無謀害之心。」南極拍案大怒道：「好孽障，還敢強嘴，我進陣中去看孫臏，你就遭五雷轟我，虧躲得快，才把梅花鹿擊死。今日出家人若不處責於你，如何拘束群仙。」吩咐拉下去，用仙杖重責四十。王禪答應，提起打仙杖，王敖、白猿一齊動手，把毛奔按翻在地，王禪用杖一舉一落，責了四十。打得毛奔皮開肉裂，疼痛難當。南極道：「你這孽障，那神書現在那裡，可實說來。」毛奔滴淚道：「弟子下山時，師父只給兩卷，多實不知。」南極道：「既然無有也罷，把這孽障吊在蘆棚之上，待放了孫臏，再饒他一命。」王禪一齊答應，捆的捆，擒的擒，把個毛奔四馬攢蹄，高高吊起。

東方朔道：「祖師吊打毛奔，海潮聞知，定然前來攪擾。常言道，先下手為強，待貧道上雲光洞，把第三卷神書偷來，先破了陣，救出孫臏，再去召集天下散仙，與海潮見個高下。」南極大喜道：「此言有理，仙長快去行事。」東方朔欣然辭別，下了蘆棚，招展金光，駕雲行得迅速，早來到東海雲光洞。心中暗想：「來是來了，怎麼偷法？」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：「必得如此這般。」想罷，忙念真言，搖身一變，變做毛奔的那種形象，也是三叉冠，五色衣，虎筋條，方面大耳，赤發紅須，搖搖擺擺往前走。早有兩個童兒看見，連忙高叫「師兄來了麼？師父在洞中打坐，你進去吧。」假毛奔答應，入到洞中，看見海潮在蒲團上打坐，忙倒身下拜。海潮道：「賢徒今日回來，面目失色，精神憔悴，是何原故？」假毛奔倒也假中說真，就把南極子下山，遭白猿變化闖陣，方經拿住，又被東方朔偷了神書，救了白猿之事，說了一遍：「弟子因此回來，求祖師定奪。」海潮聞言說道：「東方朔雖然偷了兩本神書，卻也不妨，不要緊，看他有何本領破得此陣，救出孫臏呢？我當初不曾將神書全交與你，今還有一本要緊的在此。」即命東華帝君：「到後洞石匣內取來。」老祖接過，東方朔一見，心中著急，恨不得伸手搶過來。兩隻眼望著海潮，口稱「祖師，不知這本神書的內中有何奧妙？」海潮道：「賢徒，你不知第三本神書麼，都是些破陣進神的妙用，讓他東方朔有神通手段，到也難偷。故此我取出來放在身邊，以防不測。」假毛奔口稱：「老祖，弟子蒙賜兩本神書，精通擺陣，阻住了孫臏，這第三本我未見過，望老祖蒙賜一本觀看，待弟子去試試，也好知道祖師的妙用。」海潮道：「這本書你只好看罷了，斷不肯與你。你不知道謹慎，又要被人偷去。不但放走了孫臏，勞而無功，反失鎮洞之寶。」假毛奔道：「弟子知道，只在此看看就是了。」海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拿去看看，看畢即速交還於我。」假毛奔答應曉得，雙手捧過神書，轉身說道：「謹慎。」兩足一蹬，騰空而去。海潮大怒道：「哪裡去了。」左右道：「毛真人駕雲去了。」海潮道：「把他趕回來。」東華帝君領命而去，駕雲追趕。

且說東方朔得了神書，滿心歡喜，駕雲飛走。忽見後面雲光響亮，回頭一看，說聲「不好，東華帝君趕來了。」心中著急，忙向懷中取出那桃葉渡，隱住身軀，往前便走。帝君趕了一會，忽然不見毛奔，撥開雲霧，四下觀看，並無影蹤，無奈回歸古洞，來見海潮。海潮說道：「這孽障誣書何用？」帝君回言：「依弟子看來，只怕不是毛奔。」海潮道：「明明是孽障，你等都是目睹，難道假的不成。」帝君道：「祖師何不占算占算。」海潮點頭稱是，忙掄仙指，垂頭暗算。拍案大怒：「不好了，我被南極欺騙了。」眼望左右道：「這個南極子，差遣東方朔，擒了毛奔，責杖四十，吊在蘆棚，又差他前來騙我下卷神書，相欺太甚，若不下山救回毛奔，把雲光洞的臉面滅了。」東華帝君躬身道：「南極子行事不正，只可差一位真人下山，與他講和，放了毛奔，不動嗔癡，有何不可。」海潮大喝道：「你在洞中，稱為首坐，管轄二十四洞散仙，為何這般懦弱。南極子仗著掌教之尊，欺壓我出家人，敢將毛奔毒打四十，吊在蘆棚，又偷我的神書，解脫孫臏，情理難容。」吩咐：「東華帝君看守本洞，權理一切事物，二十四洞真人，隨我下山走一遭，定要與南極子見個高下。」言罷，海潮下山，東華帝君回轉洞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東方朔得了神書，回頭不見帝君趕來，心下少寬，收了桃葉渡，顯露身軀，來到臨淄。到蘆棚落下，眾仙一見，喜之不盡。忙問「事體如何？」東方朔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騙了天書，將書取來了。」說罷，將書呈上，南極子打開一看，大笑道：「若非仙長前去，此書焉能到手。」復又連連歎氣道：「為著孫臏一人，反要傷殘二百四十人姓名，使遭雷轟之苦。」即命白猿將襄王

請來。白猿答應，將襄王請至，同眾文武來至蘆棚，敘禮坐下。南極子開言，口稱「賢王快查牢獄之中，有多少待決囚犯。」襄王點頭，令人前去吩咐獄官。不多一時回來稟報，獄中重犯共有二百四十名。南極點頭道：「此乃天意造定，可恰符此數。」又尊一聲「賢王，將這二百四十名犯人，去了枷鎖，著他去香湯沐浴，改換衣服，交貧道傳令，著他們今晚三更進陣，解救孫臧。」襄王依言，傳旨將眾犯赦了死罪，立時傳令，俱要沐浴換衣，令人帶趕前來。南極子又喚來五彩匠役，把二百四十名犯人，分為四隊，六十名一隊，用藍靛塗面，身穿青衣，青絹裹頭，手執大刀。第二隊硃砂擦面，身穿紅衣，紅絹包頭，手拿月斧。第三隊用白粉塗面，身穿白衣，白絹裹頭，手執銀槍。第四隊用黑墨抹面，身穿皂衣，黑絹裹頭，手持鋼槍，每人腿上係銅鈴。一霎時，裝飾妥當，把二百四十名囚犯分開四色，個個拿刀持斧，抬槍使錘，係上銅鈴，動即響亮，眾犯人不知原故，好似玩耍戲法一般，滿肚疑惑。南極開言，口稱「襄王請回，今晚三更，請襄王領眾文武，在西門觀陣，搭救孫臧進城為要。」襄王即下蘆棚，依言上銀安殿，聚文武準備，三更觀陣，這且不題。

且說南極子即寫了幾道退神靈符，預備陣中去用。另外又寫了幾道。吩咐白猿：「你接這符，懸在泥丸宮，三更時分，率領六十名穿黑的軍漢，在北門進陣，竟搶王癸水的高台，將門內戊己旗去了，搶至中央法台聽令。」又命王禪：「接我靈符，領六十名穿紅的軍漢，由南門進陣，搶丙丁火的高台，將門口戊己旗去了，亦至中央法台聽令。」又令：「王敖接符，帶領六十名穿青的軍漢，自東門進陣，搶甲乙木的高台，將門口戊己旗去了，亦至中央法台聽令。」再請東方朔：「也帶了靈符，領六十名穿白的軍漢，由西門入陣，搶庚辛金的高台，將門口戊己旗去了，中央法台救了孫臧，從東門出陣。」又吩咐那四隊軍漢：「你等進陣，捨命向前，遇見祖師旗，即便砍倒，得命者襄王有恩，失命者貧道超度，休生退悔，務要齊心協力。」眾人答應一聲，各歸隊伍。

南極子調遣已畢，自己也畫了一道擋雷的靈符，準備三更天搶中央的戊己土法台。早已紅輪西墜，宮漏頻催，將交三鼓，欠一鼓實是二鼓，襄王擺駕，領文武到城西西門掠陣。那南極子等至子時，跨鹿騰空，先至五雷陣南，仗著龍須扇，將揭諦神扇開，破了天羅，進入陣中，往戊己土法台落將下來。中門星官，率領著冒土、雉女、土蠟、柳土、獐土、貉土一擁前來，南極仗扇，連扇三扇，俱各退去，就將戊己土旗打倒，半空中迅雷響亮。東方朔、白猿、王禪、王敖等知道南極子進了陣，各呈威風，顯出隨身法寶。東方朔闖西門，白猿闖北門，王敖闖東門，王禪闖南門。穿青的軍漢跟著王敖，穿紅的跟著王禪，穿黑的跟著白猿，穿白的跟著東方朔。二百四十人，腿上銅鈴四百八十個，一齊跑開，滿陣中鈴聲響亮。

東方朔伸手舉起六個葫蘆，領著穿白的一隊軍漢，各提銀槍，齊進西門。到了庚辛金高台，有西門星君領著風金羊、婁金狗、亢金龍、土金牛抵住，東方朔將葫蘆一拍，散出萬道金光，諸神一齊退避。東方朔即拔了門口旗，轉望中央而去。那邊白猿手舉通天尺，領著穿黑的軍漢，提動銅鈴，衝進北門，搶王癸水的法台。有北斗星官領著避水狼、轉水蚓、避水豹、參水猿抵住，白猿將通天尺一指，諸神閃開，也即拔了門口旗，亦望中央法台而去。這裡王禪手執純乾劍，領了穿紅的軍漢，手提月斧進了南門，搶了丙丁火法台，有南斗星官領了尾火虎、避火蛇、室火豬、嘴火猴抵住，王禪將劍一指，逼退諸神，也拔了門口旗，亦望中央去了。又說王敖，手執鉤天如意，領了穿青的軍漢，各挺大刀，進了東門，搶甲乙木的高台。有東門星官領鬥木獬、奎木狼、井木犴、角木蛟擋住。王敖將如意揮去，諸神不敢近前，亦即拔去門口旗，即望中央法台而去。那四隊軍漢，不知利害，各人手舞刀刀，腿搖銅鈴，在陣中橫衝直撞，跟著四位仙人，齊奔至中央法台之下。只見一枝大帥旗，眾軍漢一齊動手，將此旗一時砍倒。忽然間迅雷大振，霹靂連聲，猶如天翻地塌，可憐那二百四十名軍漢，盡行擊倒在地。那幾位仙家，虧得有頂上靈符，那眾雷神不敢相侵。

東方朔忙走到台前，將孫臧救上青牛，駕起雙拐，竟望東門而去。東方朔緊緊跟著，指望闖出陣去。這東門是二郎神鎮守，見孫臧闖至跟前，用三尖刀擋住。孫臧用杏黃旗一指，閃出一條大路，闖出陣去。東方朔隨後跟著，不提防二郎神放出哮天犬趕來，正走之間，神犬奔至東方朔跟前，陡然撲起，抓他門面，把眼睛挖了。痛的大叫一聲「呵喲。」孫臧急回頭，看見東方朔跌倒地下，兩眼流血，那犬還是連抓帶咬不放。孫臧著急，旋回腳力，提拐一喝，神犬這才放了口，救了東方朔出來。連忙下騎，扶東方朔上牛，四足騰空，孫臧駕雲，一同回臨淄，此言慢表。